

忆旧·古运河

老家的大水缸

| 徐森宝 文 |

小时候,家在农村,家里厨房的大灶台旁有一口圆形大水缸;那口大水缸高约1米,缸口圆直径约1.2米;水缸上宽下窄“肚子大”,那口大水缸盛满要五担水,可供一家人五天吃、喝、洗的用水。

那时候吃的井水,担水要到离家200米左右生产队场的大水井。5岁那年,父亲让我随他一起担水。父亲肩挑水桶,我手拿空吊桶跟随。到井边父亲边用吊桶吊水,边让我数吊桶数,一担水6吊桶,数到6桶父亲就担水返回家。回家后路上父亲问我,一担水6吊桶,2担、3担呢?开始我掰着手指怎么数也数不清,一次、二次、三次,慢慢地我数清了。识字不多的父亲,就用这最简单的方法教我算术。

我6岁那年,家里的水缸不知怎么出现了裂缝且稍有渗漏。那时候经常有走村串巷叫喊的修锅、焗缸手艺人。有一天,母亲见有修锅焗缸的师傅来村上叫喊,便请师傅上门补水缸。师傅先让母亲把水缸里的水勺净,然后师傅把水缸一点一点旋转到门外的空地上,拿起一个像陀螺一样的工具,在水缸裂缝处两边各打6个眼,随后将6颗门钉(像订书钉)牢牢钉住。再在裂缝、门钉旁抹上“腻子”,用小锤轻轻敲打得与缸体严丝合缝。晾了约15分钟,师傅又一点一点把大缸旋转到屋内的灶台旁,师傅对我母亲说,缸刚刚补好,不能受力太重,先盛放2担水,等过几天再盛满。

大水缸,亦是我和姐姐经常会嬉闹的“玩具”,我爱把头伏在缸沿对着缸里一会儿学狗叫、猫叫;一会儿捏着鼻子学羊叫、牛叫的胡乱嬉戏。姐姐常会对着水缸照影子、扮鬼脸,啊啊啊啦啦啦啦地

乱吼;有时我和姐姐会对着水缸互相“谩骂”,边骂边听水缸那嗡嗡的回响。骂到双方均没词了,就用水缸里的水打水仗,你泼我,我泼你,泼到双方身上都湿淋淋才罢手。想起妈妈回家见了要挨揍,姐姐会拉起我一起到屋外晒太阳,直到把衣服晒干。

夏天傍晚,母亲会在水缸里飘一个大盆,将吃不完的菜放在盆里,第二天吃一点都不变质;母亲还会把洗干净的西瓜放在水缸里,让凉气进入西瓜,白天放进水缸,晚上纳凉时吃,真凉爽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个傍晚,邻居家突然失火。父亲听到喊叫,立即拿起铅桶在大水缸里舀起水奔向邻居家灭火;两边邻居瞬间各自拿起盛水器皿到我家大水缸盛水灭火。大火被扑灭了,原来是邻居阿婆在烧晚饭时,灶膛柴火星突然溅出,燃着了灶膛外柴火。事后邻居特意包了馄饨上门致谢。父亲说:“乡亲邻居,谁见了都会出手相助;再说这亦是大水缸的功劳……”蹲在厨房角落不起眼的大水缸,那一刻,在我心中突然变得有点神奇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,大水缸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可父亲舍不得扔,把大水缸安置在门口的一棵大树旁,水缸里放半缸水,养起了金鱼。时间久了,缸底、缸边长起了青苔,缸里的水清澈见底,父亲说:“缸里水成活水了,以后不用添、换水。”大水缸成了景点,经常有大人带孩子来看这神奇的大水缸里的金鱼。

岁月如歌,三年前老家拆迁,那口大水缸没法带走,只得忍痛割爱,让一位远房亲戚运走他乡。老家大水缸,我常在梦里见到它……

情趣·健康桥

泔水鱼

| 过正则 文 |

早年在乡下,我们这些小屁孩,暑假初放,恰逢梅雨季节。那绵绵不绝、时大时小的雨,我们不仅不讨厌,反而有些窃喜。拿长辈们的话说是“落雪落雨狗欢喜。”

其实,单纯的孩儿,欢喜是有原因的。

梅雨里,秧苗已成活,且正噌噌往上长。村庄前后或左右,是一望无垠、沟渠纵横的田野。绿色秧苗,在不绝的雨水里,只探出一个头,其余身子,全泡在水里。为了不受水淹,生产队里的农技员,披着蓑衣,戴着草帽,或穿着塑料雨衣,扛着铁铲,在雨雾里,田埂上穿行,看看哪块田需要挖缺排水,哪条渠须开闸放水。

那时调节农田的水位,就靠纵横交错的大小沟渠,大小不一的闸门。不大的水流,从沟渠里哗啦啦往水网稠密、四通八达的河道里排。由于长年累月的冲击,河滩边便有了一个个有大有小、有深有浅的水潭,深至膝盖,浅过小腿。那时的河道,水质极好,鱼也自然多。黄梅季节,由于气压低,水中氧气少,冲下来的水,就像现在鱼塘里的增氧泵,那些大大小小的鲫鱼,特别爱往水潭里去,所以是我们捉“泔水鱼”(方言)的最佳去处。

提上一个网兜,或拎着一只竹篾大簸箕,我们赤着脚,光着膀,两三一伙,一步一滑地前往。

沟渠里的水,从一两米的高处直冲下来,虽无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气势,但在我们孩儿眼里,跌落下的流水,哗啦啦的水声也不算小,潭面不停地溅起水花,冒着小泡。那一条条鱼,也隐现其中。偶有啪啦啦跳出,企图逆水而上,无奈水流高而急,又在啪啦啦的声响中掉入潭里。

为不惊动鱼儿,我们事先用铁铲,挖好一块块泥土,堆在潭两边,以备堵缺口。随后我们蹑手蹑脚,沿着潭边的河滩,悄悄地往中间靠。当网兜或簸箕

搁好,用泥块堵漏时,那惊醒的鱼便会趁机逃脱。但大都会成我们的“战利品”。后来,我们又把泥块改成了用小竹篱,往捕具两边的泥土里一插一围,这样少了响动,也便捷稳妥了许多。一只网具还没出水,另一工具已套上,这样的捕捉,几乎没有漏网之鱼。

带着“战利品”上岸,随后是分鱼。为了公平起见,先大小分类,后平均分成若干份,再用石头剪刀布方式,来决定谁先拿。早年生活清苦,这些活蹦乱跳鱼拿回家,不仅改善了伙食,上辈人也会夸奖一番。

夸奖归夸奖,但长辈们也会时时提醒唠叨:“不能一人去捉泔水鱼,晚上更不准出门。”

当着长辈的面,我们自然一口应承,但往往是你说你的,我听我的,东耳朵进,西耳朵出。

潭里的泔水鱼,被我们一网打尽后,经过三四个小时,里边还会有它们的身影。偶尔,我们还会带着私心,独自前往,地方语叫“独吞”。尽管漏网不少,但总体收获多了。当然,独自行动中,也免不了有凑巧碰到一起时的尴尬。遇到这样的境况,谁也不怪谁,各自心照不宣。在嘿嘿嘿的笑声里,依然合作,一起分成。

其时,对于孩子来说,压根没想捉鱼是为了改善伙食,只是看着网兜里噼里啪啦地蹦跹,既有趣,又满足。因而,冒着皮肉之苦,白天约好小伙伴,晚上凑着父母熟睡之际,提着椭圆的桅灯,或拿着手电筒前去。一早醒来,被爸妈或爷爷奶奶发现,要是心情不错,骂上几句就了事,若是心烦意乱,那一顿揍是免不了的。倘若爷爷奶奶在,当然会受到隔辈的庇护,免掉皮肉之苦。

时过境迁,时代变了,环境变了,生活方式变了。现在的孩子,不再有这样的童年,我们也再回不到那段岁月……

悠游·十八湾

牛头山的水

| 阳羨法公 文 |

牛头山,相传为老子的坐骑青牛所化,因而牛头山是道教名山。牛头山作为非著名国家森林公园,位于浙江武义县。海拔1560米,为浙中之巅。公园2万公顷无人居住区内,奇树异木、峡谷断崖、溪水瀑潭等美不胜收。

牛头山最美的风景是神牛谷,让人们流连忘返的是神牛谷的水!

牛头山神牛谷的水可分为:湖、潭、溪、瀑、滴。

进入牛头山公园步虚门的第一湖,叫浴仙湖。长方形的湖面积不大。水呈深绿色,清澈明亮,倒影入湖,又将湖水染成不同的颜色,五彩斑斓。起名浴仙湖,肯定是说,这湖水太美了,是神仙喜爱的地方。第一眼看到浴仙湖水,游人都会发出惊讶

的声音,表露出惊喜、喜爱的腔调!

紧挨着浴仙湖的是步虚湖,湖的面积是浴仙湖的两倍多。湖边有一只模拟老子坐骑的水泥青牛,意图表现出古老的传说故事,只是这牛做得差了点,没有老子坐骑的神韵。步虚湖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,蓝天白云,大树小花,周边的不同色彩都收入其中。

神牛谷中水较深的坑谓之潭,面积大小不一,潭水也是呈深绿色。流淌的溪水将大大小小的深绿色“宝石”串连起来,如同一条天然的巨大翡翠项链,挂在山谷间。神牛谷最大的水潭是祈龙潭,位于七夕桥的下方。你看,一股飞流从七夕桥洞里急速奔腾而下,形成飞瀑,冲入祈龙潭。白龙入潭,瞬间变色,不见踪

影。祈龙不断冲撞祈龙潭,不让其平静下来,而祈龙潭处变不惊,始终保持深绿色的本色不变。

神牛谷两旁边的山壁上有许多条瀑布,飞流直下。瀑布随着山壁的不同形态,形成不同的形状,或大或小,或分或合,最终汇入神牛谷溪中。谷溪中,因为地势的高低悬落,也会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瀑布,欢快地歌唱着奔流而下。当我使用流光快门功能拍摄谷溪中的瀑布时,瀑布变幻成丝丝涓流,别有一种韵味。

神牛谷的溪水无色清澈,长年不断流。当溪水从溪中石块上轻轻淌过,透明清亮,石块如同被玻璃覆盖,看不到水的波影。无色无味,清澈见底,那是牛头山中水的纯真本色!

神牛谷的溪、瀑、潭、湖,源头是

神牛谷两面山壁上、草丛中长年渗出的滴水。滴水不断渗出往下滴,形成涓流。涓流沿着山壁山坡往下淌,汇入谷溪。山间滴水是十分神奇的,它湿润山间空气,调节山间温度,滋润山间植被,汇成涓流、细流、瀑流,流出溪谷。山间滴水持续恒久,相吸相拥,汇聚成流,川流不息,汇成更大的力量,由此走出大山,奔向大海。

神牛谷的水具有独特的美妙神韵。嗖嗖嗖、嗒嗒嗒的滴水声,汩汩汩、哗哗哗的流淌声,轰轰轰、啪啪啪的入潭声,构成了水的交响曲,赏心悦耳。神牛谷是清静的,除了虫鸣鸟啼和水的欢声,没有车马喧嚣,没有入声鼎沸。坐在溪边的御碑亭小憩,聆听着神牛谷山间音乐,静心清脑,那真是美妙的享受。